



黎明破晓时

THE BATTLE AT DAWN

林和平 何可可◎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悦读名品出版公司

THE BATTLE AT
DAWN
黎明决战
下

林和平 何可可◎著



化学工业出版社

· 北 京 ·

黎明决战

THE BATTLE
AT DAWN

目录

第十四章	// 001
第十五章	// 021
第十六章	// 043
第十七章	// 057
第十八章	// 073
第十九章	// 089
第二十章	// 109
第二十一章	// 127
第二十二章	// 143
第二十三章	// 161
第二十四章	// 177
第二十五章	// 193
第二十六章	// 213
第二十七章	// 231
第二十八章	// 255
第二十九章	// 275
第三十章	// 293

黎明決戦

THE BATTLE AT DAWN

第十四章

宋博洋坐在沙发上看着报纸，电话铃响了，只见宋玉菡从楼上飞奔下来，抢在老王前面拿起了听筒。她望了望坐在一旁的父亲，故意高声说道：“喂？是主编啊，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今天家里有点事，所以……啊？不能不去……很重要……那好，您别着急，我马上来。”

宋博洋拿着报纸看了一眼宋玉菡，不以为然，继续看报。

宋玉菡挂掉电话，转过身一本正经地对宋博洋说道：“爸，我必须得去趟报社，主编打电话让我必须去，说特别……”

宋博洋看着报纸，眼皮都没抬地说道：“别演了，我已经给你请了半年的假，就是跟你们主编说的。”

宋玉菡一惊，“什么？半年？爸！这是我的工作，您怎么能越俎代庖呢？”

宋博洋把报纸往桌上一扔，“工作？你的工作就是给共产党做宣传，上台为人家喊口号吗？”

宋玉菡被吼怕了，不再说话。

宋博洋望着宋玉菡，一脸的恨铁不成钢，“你也不看看昨天是什么场合就这么胡来，我这张老脸都让你丢尽了，你还嫌不够吗？你这半年，就给我在家里好好反思，醒醒你这个脑子！”

宋玉菡急了，“您这样把我关在家里，我会发疯的！”

宋博洋嗤之以鼻，“你现在跟疯子有区别吗？”

宋玉菡气愤却无言以对。

宋博洋继续说道：“你要是再发疯，再嚷着要加入共产党，我就把你锁在卧室里，客厅都不许进！”

“不劳您大驾。”宋玉菡赌气地甩下这句话，转身快步离开。

宋博洋冲着她的背影问道：“刚才谁打的电话？”

宋玉菡停下，扭过头，没好气道：“商会肖秘书。”说完又气冲冲地噌噌上了楼。

宋博洋一边叹气一边拿起听筒打电话。

回到房间，宋玉菡烦躁地翻着书，一本又一本，最后干脆把书撂下，一个人坐着生闷气。她突然想起什么，起身出门，来到走廊上。

从走廊上往楼下看，正好看到宋博洋准备出门。只见他向老王交了几句什么便走出了家门。随即老王也离开了客厅，此刻，客厅空无一人。

宋玉菡悄无声息地下了楼，见四下无人，赶紧拿起电话，摇了一个号码。

程樯正在听吴铮汇报工作情况，突然，电话响了——

“喂，哪位？宋小姐，你有什么事吗？”

一听电话是宋玉菡打过来的，吴铮立刻竖起了耳朵。

“你被关起来了？”程樯有些诧异。

吴铮更加紧张起来，走到程樯身后，听着电话里的声音。

“是谁关了你啊？”

那边传来宋玉菡委屈的声音：“是我爸，他把我软禁了，他哪儿也不让我去，还不让我上班。本来我还想去您那上交我的入党申请书的，现在也不能了。程大哥，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，您能帮我吗？”

程樯叹了口气，一脸无奈，身后的吴铮却有些愤怒。

“宋小姐，你追求进步我很欢迎，也很高兴，你不用着急，先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。”程樯温和地说道。

宋玉菡可不依，“可是我爸他存心阻碍我进步，我没有别的办法，只能找您帮忙了。他现在不在家，您能来接我走吗？”

听到这里，吴铮更加义愤填膺。

程樯则平静地说道：“如果你进步心切，我可以找人送一些书给你，你这段时间在家正好可以多学习多了解。可是这件事，是你的家事，我们无权干涉。”

吴铮听到程樯这么说有些着急了。

“那，那我报案。我爸危害我的人身自由。我求求你了程大哥，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，是我思想上的领路人，我现在身处禁锢之中，只有你可以帮助我重获自由。”宋玉菡说着都要哭了。

吴铮听宋玉菡如此情真意切，更为动容，恨不得马上冲过去。

程樯有些不耐烦了，“宋小姐，在这件事上，我确实帮不了你。这个电话也不是报

案电话。我还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就不跟你多说了，就这样吧，再见。”

说完，程樯便挂掉了电话。电话那头，宋玉菡站在自家客厅，手握着听筒，里面只有“嘟嘟嘟”的声音，她失望地挂掉电话。

这边，程樯站起来对吴铮说道：“走吧，开会去。”他还没注意到吴铮愤愤不平的眼神。

“科长，咱们为什么不管啊？”吴铮的双眼快迸出火花来了。

“开什么玩笑，这人家家事，你管得着吗？”程樯头也没抬地说道，转身出了门。

吴铮站在原地还想说什么，见程樯已经离开，便暗自思忖起来。而后，他像是做了一个决定，手握拳头，坚定地地点了点头。

*

吴铮按响了宋家大门的门铃，管家老王从楼里跑出来。

“请问您是——？”老王隔着铁门询问道。

“公安局的，我要见你们家二小姐。”吴铮硬邦邦地说道。

“您找她有事吗？”

“局长要我给她送几本书来。”吴铮面无表情。

老王看了一眼吴铮手上拿着的书籍，有些犹豫。吴铮一眼看穿了他的心思，毫不客气地说道：“怎么？公安局的人也不相信吗？难道要我们局长亲自来？”

老王见状只得摇头，“不不，请进请进。”一边引他进客厅一边说道，“您请坐，我去叫二小姐下来。”

吴铮坐在沙发上，有些惊讶地打量着这间豪宅，一边自言自语：“资本狗。”

“吴铮！”楼梯处响起宋玉菡的声音，她看见吴铮，便一路兴奋地跑了下来。

吴铮笑着站起来，宋玉菡奔下楼梯，冲到吴铮面前。老王则立在一旁。

“王叔，你去忙吧。”宋玉菡对老王吩咐道。

老王却犹豫着不肯走，宋玉菡见状便拉起吴铮，“那去我房间。”

吴铮被宋玉菡一拉，脸顿时红了。老王有些无奈，只得说：“二小姐，我去厨房看看，你们聊。”

宋玉菡看到老王离开，立刻转身问吴铮：“是程大哥让你来的吗？”

吴铮摇了摇头，“是我自己来的。”

宋玉菡掩饰不住的失望，“哦。”

吴铮将手中的书递给她，“这些书你拿着。”

宋玉菡接过书，无精打采地问：“你就是给我送书来的？”

吴铮望着她，鼓起勇气道：“我带你出去。”

宋玉菡一听，顿时兴奋起来，“吴队长你最好了！走，我们收拾东西去！”

吴铮被夸得喜笑颜开，跟着宋玉菡上楼。

躲在一旁老王看到这一幕，走进客厅摇了一个电话。

来到宋玉菡房间，吴铮还没来得及打量一番，便被拉着整理行李。宋玉菡快速地从柜子里扯出一件一件的衣服，吴铮则帮她塞进箱子里。宋玉菡又从桌上拿了好些面霜、香水和书递给吴铮。

吴铮拿着香水和面霜看了看，挠头道：“这些东西就不用带了吧，带必需品。”

“这些就是必需品啊。”宋红菱头也不回地说。

吴铮有些无奈，“好吧好吧。”他将手中的东西往箱子里使劲塞，此刻箱子已经塞满了。

宋玉菡又递给吴铮一块小毯子。

吴铮皱皱眉头，“这也是必需品？”

“这是我从小用的，没有它我晚上睡不着觉。”

吴铮一副不解的表情，提醒道：“可是箱子已经装不下了。还有这么些书呢。”

“我还有个箱子，在我姐的卧房。最高的那个柜子里，你快去帮我找找，我再收拾些别的东西。”

宋玉菡在门口给吴铮指了指房间的位置，“就是那间。”

吴铮面露难色，“少收拾点，咱还是轻装上阵吧。”

宋玉菡压根听不进去，“哎呀，我知道了，你快去吧。”

来到宋红菱的房间，吴铮打开柜子，寻找皮箱，他在柜子深处发现一个箱型的物体，上面盖着块布。吴铮掀开布，看到一个装电台的箱子，他立即警觉，将箱子取出，开箱一看，果然看到一部电台。机身上标有“S-38”字样。

电台！美制电台！吴铮心里惊叫道。万万没有想到，自己竟然在宋家发现一部暗藏的电台。一个商人家庭，为什么会有电台？这个突然的发现让他一时有些反应不过来。

吴铮不动声色地把箱子盖好，这时宋玉菡出现在门口。

“找到了吗？怎么这么慢啊？”

吴铮一慌，赶忙将电台放回柜子里，盖上遮布。

宋玉菡走到吴铮身后，指着箱子道：“在那儿在那儿，最边上那个。”

“哦哦。”吴铮有些惊魂未定，照着宋玉菡指引的方向拿走了箱子。

不一会儿，两人提着箱子匆匆忙忙地从楼梯上下来，吴铮脖子上还挂着一条毯子。

刚走进客厅，身后忽然响起一个严厉的声音：“给我站住！”

宋玉菡和吴铮转过身，只见宋博洋拄着手杖站在那里。

“爸，您怎么回来了？”宋玉菡心虚地问道。

“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”宋博洋拄着手杖一步步朝两人逼近。

吴铮见状，立刻挺直了身板，理直气壮地说道：“是我要带她走的。”

宋博洋盯着他，“吴队长，你们警察什么时候也帮人管起女儿来了？”

吴铮面不改色，“玉菡她有自己的工作……”宋博洋看了眼吴铮脖子上的毯子，吴铮赶紧一把扯下来，声音变得有些心虚，“……和生活！你非法限制她的自由，我们公安局就要管！”

宋博洋目不斜视，“那这是程局长的意思咯？”

一听到程樯的名字，吴铮支吾道：“啊……不是。”

宋玉菡狠狠瞪了一眼吴铮。

“那我看还是请示一下你们程局长，他说该管，我就让你们走。”宋博洋一边说，一边拿起了电话。吴铮顿时有些慌乱。

“喂，程局长吗？吴队长在我家里啊……啊，对，他想要带走我女儿玉菡，想请您示下。”宋博洋对电话说道。

听筒里传来程樯抱歉的声音：“实在对不起，请您把电话给他，我跟他谈。”

吴铮万分不情愿地接起电话：“科长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电话那头便响起程樯劈头盖脸的骂声：“谁让你去的？是谁，让你去跑到人家家里去胡闹的？我已经告诉过你，这是人家的家事！我们不能管也管不着！你小子脑瓜子让门挤了听不懂话，还是吃了熊心豹子胆敢违抗命令啊？”

吴铮把电话拿到离耳朵稍远的位置，整个屋子都能听到电话里的咆哮声。吴铮羞愧地说：“科长，我错了，我这就回来！我……”

一听吴铮这么说，宋玉菡立刻愤怒地看向他。

程樯继续吼道：“那还等什么，还等人家告你强闯民宅，等着我来拿人吗？好好给宋先生赔礼道歉！”说完便愤怒地挂掉电话。

吴铮垂头丧气地挂掉电话，挪到宋博洋面前，极其不情愿地道歉：“宋先生，对不起。”

宋博洋气哼哼地转过脸去，不理吴铮。

吴铮看他那副样子，只好走开。本来宋博洋还等着吴铮说点别的，没想到吴铮这么草率，他气恼得又转过头来瞪着吴铮。

吴铮走到宋玉菡面前，把手里的箱子放到她脚边，又把毯子递给她，“玉菡，我不能带你走了，你要是无聊的话，就看看我给你的那几本书，我让我同事帮着挑的，都是好书。”

这时杨景修拿着一幅卷轴回来，看见三人相对站着，很是奇怪，“吴队长？……爸……”

吴铮更加尴尬了。

见局势已定，毫无翻身的可能性，宋玉菡气恼地对吴铮说道：“你可真是……”她话也没说完，一跺脚，转身离去。

杨景修不明所以地看着宋博洋和吴铮。吴铮一言不发，羞恼地离去。

回到卧室，杨景修把字画放在桌上，突然低头看到地毯上有一小撮灰尘，立刻警惕地俯下身仔细看，觉得不对，他顺势抬头看上去，一眼看见吴铮刚刚找箱子时打开的那个柜子，现在柜门紧闭着。

杨景修关上房门，打开柜子，找到电台箱子，但没去动，先仔细观察着电台箱子上的遮布。他突然紧张起来，神色凝重，用手去抠着遮布一角的一块暗斑。

电台被人动过了！杨景修第一反应是吴铮，如果真的是他发现了电台，这很可能会导致他和宋红菱彻底暴露，必须马上弄清楚这件事。

他慢慢关上柜门，想了想，从一个抽屉里拿了一盒火柴。

宋玉茜正在房间里一边哭一边把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。

听见有人敲门，宋玉茜头也不抬地喊道：“走开！”

“玉茜，是我。”是杨景修的声音。

宋玉茜红着眼睛打开门。

“哟，怎么还哭啦？”杨景修故作惊讶。

宋玉茜不说话，转过身继续整理衣物。杨景修坐到她旁边，一边看着她整理，一边安慰道：“你也别难过了，这个吴队长今天确实闹得太过分了，也难怪爸会生气。你就先忍忍，过几天等爸气消了，我跟爸说说，让他网开一面，让你出去。”

宋玉茜一听，将手里的衣服一扔，“谁要他网开一面，我做错什么了？”

杨景修耐心地劝说道：“你知道爸生气的是什麼。你喜欢程樯没有错，但是为了他非要加入共产党，你这不是撞枪口上了吗？”

宋玉茜任性地说道：“我不管，入党是我的自由。”

杨景修并不急着反驳她，而是诚恳地帮她分析：“你既然想追求程局长，就暂时不要提入党的事情，否则可能会被别人误以为你不是单纯地喜欢他，而是为了功利目的。爱情还是纯粹一点好，不要掺杂这些政治立场。你说呢？”

宋玉茜见杨景修言辞恳切，顿觉亲切，态度也有些缓和了。她叹口气道：“姐夫，你不知道，我跟程局长之间的障碍远不止我爸一个，我爸他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”

杨景修听出了她话里的意思，心里一抽，也不觉有些难过。

“你我在爱情里都是可怜的人，注定要受苦，何不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呢？”

宋玉茜这番孩子气的话，让杨景修更加难受，嘴上却说道：“别说傻话了。”他掏出火柴盒，问道，“对了，我刚在卧室地上捡到的，不知道是谁掉的？”

“肯定是吴铮的。”

“吴队长？”

“我之前让他去你们卧室帮我找箱子。”

杨景修面色一沉，“哦，难怪呢。”他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，一旦吴铮向程樯报告，程樯随时可能向宋红菱问起此事，他必须马上告诉宋红菱，好让她有所准备。

表面上他还是不动声色，也不急着离开，笑着对宋玉菡说道：“玉菡，我帮你把箱子放回去吧。”

宋红菱在医院的办公室里正跟护士核对一个处方，“张医生的处理是适当的，你就照这个处方来吧。注意观察，尤其是夜间。有情况尽快告诉我。”

电话响了，她接起电话，传来杨景修的声音：“红菱，你方便回来一下吗？我储物间的门钥匙掉房间里了，我得赶紧拿货给人家，你回来给我送趟钥匙吧。”

宋红菱想了想道：“好，你等我。”

吴铮耷拉着脑袋站在程樯办公桌前，一言不发地听着程樯的训斥。

“送书？这么说，你私闯民宅，还是我下的命令？”说到这里，程樯用力拍了下桌子，“行啊，都学会阳奉阴违了！”

吴铮一听这词，不是用来形容赵麓为的么？他赶紧摆着手，“不不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我就是看不惯宋博洋阻止我们的同志进步。”

程樯怒道：“你还有理！别说她宋玉菡还没有入党，就算她入党了，她首先也是宋博洋的女儿！父亲管教女儿，轮得到你这个外人插手吗？你以为你是谁啊，穿身军装就可以为所欲为？”

吴铮低头不说话。程樯看着他的样子，顿了顿，声音缓和了些：“你是不是喜欢上宋玉菡了？”

突然被这么一问，吴铮有些不好意思，转头回避程樯的目光。

程樯忍住笑，皱着眉头，厉声道：“大老爷们儿，喜欢就是喜欢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有什么好扭捏的。回答我，是还是不是？”

吴铮昂起头，大声道：“是！”

程樯点点头，“这还像个样子。欸？当初是谁说人家是资本狗来着？”

吴铮又低下头去，“毛主席不是说了吗，只要不是汉奸走狗，我们就该团结。”

“不要脸！主席让你跑人家里团结了吗？”程樯忍不住挤对他。

吴铮低头不语。程樯叹了一口气，“你小子怎么就这么不长眼呢，你以为你们是司马相如跟卓文君啊？”

一听到“卓”字，吴铮下意识地抬起头来，“谁？捉……捉谁？”

程樯摇摇头，无奈地叹气，“没让你捉谁。我的意思，你喜欢她是一回事，但你只要穿着这身衣服，你的行为就代表党和政府，你就得按规矩办事。我们搞革命的目的是什么？是为了让全中国的老百姓不受欺负，生活幸福嘛。他宋家的家庭不和睦，他们生活能幸福吗？你去强行带走人家女儿，破坏人家家庭和睦，你这不是走上反革命的道路了吗？你愿意自己成为一个反革命吗？”

吴铮更加疑惑了，“科长……我怎么觉得您这哪跟哪都不挨着啊？”

程樯眼睛一瞪，“你别嬉皮笑脸！我就是打个比方！话糙理不糙！……说句不好听

的，宋博洋就是告你强抢民女，我也绝不会为你开脱半句！你这跟流氓土匪有什么区别？”

吴铮哭丧着脸，“科长，我知道错了，您就别再给我安罪名了。”

程楠斜眼看他，“现在知道没脸啦？去的时候怎么就那么理直气壮呢？”

“科长，请允许我检讨！”

“下去写份检查，写不好别来见我，滚吧。”

“是。”

回答完毕后，吴铮却站在原地，欲言又止。

程楠见状，抬头望着他，“怎么？不服？”

吴铮摇了摇头，“不是，科长，我有件事，想来想去，觉得还是应该向您汇报一下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吴铮犹豫着，不说话。

程楠急道：“说啊！”

吴铮点了点头，下定决心般说道：“是这样，我帮宋玉菡找东西的时候，在杨景修和宋医生的房间里，发现了一样东西。”

“什么东西？”程楠问，“哎，你行啊，连人家姐姐的房间你也敢随便进……”

“一部电台。”吴铮打断了他的话。

程楠一愣，有些反应不过来，“电台？什么电台？……你看清了吗？”

吴铮点点头，“看得清清楚楚。放在一个柜子的最里面，用一块布盖着。”

程楠脸色一沉，刹那间，一种不好的感觉击中了他。

吴铮疑惑地看着他，“科长，是不是我多疑了？”

程楠并没有回答，转而问道：“看清型号了吗？”

吴铮毫不犹豫地说：“我特意看了，是S-38。”

听到这里，程楠面色更加凝重，“为什么不早说？”

“……宋家的人一直是咱们的重要合作对象，我不敢胡乱猜测，所以，不知道该说不该说。”

“当然该说，如果猜测是真的，这事就大了。”

“您的意思，宋家可能有特务？”

“事关重大，在调查清楚之前，谁也不能说这个话。这件事情只有我们两个人知道，不要告诉其他任何人，包括局里的同志。就当没见过电台，明白吗？”程楠叮嘱道。

“明白。那要怎么查？”

“需要你的时候我自然会告诉你，先写好你的检查。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说完吴铮便出了门。

程楠一边想事情，一边拿起一支铅笔在手里摩挲着。

一部电台，让程樯不得不警惕起来。联想到监狱暴动当天的那辆轿车，宋红菱身上已经接连出现了两个疑点。程樯最不愿意调查的人就是宋红菱，可为什么偏偏是她？程樯思考着，如何才能既搞清楚电台的真相，又不因为可能的误判而伤害宋红菱？

程樯在纸上用力写下“S-38”，写到最后一笔时，铅笔笔尖承受不住力量，折断了。

宋红菱刚回到房间，杨景修便赶紧关上了门。

“出什么事了？”宋红菱问道。

“公安局那个吴铮发现了我们的电台。”

宋红菱大吃一惊，“吴铮？怎么会这样？”

“他来过家里，说要带走玉菡，玉菡让他到我们房间找箱子。我刚发现电台箱子盖布的位置跟我平时放的时候不一致。一定是他无意中发现了电台。”杨景修一脸严肃。

宋红菱想了想，问道：“你确定他是无意中发现的吗？”

杨景修点点头，“我看他是真的想要带走玉菡，不像借故查探。”

宋红菱还是心存疑惑，“何以见得？”

“我回来的时候正好撞见他跟玉菡拿着行李要出门，结果被你爸撞破了，他情绪很低落。我看他不像是在演戏。那愣小子想演也演不像。”

“……他很可能已经怀疑我们了。”宋红菱眉头紧锁。

“程樯随时都有可能去找你试探，你得想好应对的说辞。”杨景修提醒道。

宋红菱点了点头。

杨景修又说：“还有，程樯一旦知道电台的事，应该会立即派人监测我们附近的无线电波，这一段时间电台都不能再用了。”

宋红菱点点头，“你一会儿就到滨江组去，把这件事报告给总部，申请保持一段时间的无线电静默。”

“好。”

公安局机要室里，汤文璟正在发电报。程樯走了进来，在屋子里巡视了一圈。接着，他来到汤文璟旁边。

汤文璟注意到他的到来，摘下耳机，起立，冷冷地说：“科长。”

程樯忽视她的态度，问道：“最近怎么样？设备没出什么问题吧？”

汤文璟仍是淡淡地说：“挺好的，就这台有点旧了，修了修，还能用。”

程樯有些心不在焉，像是在犹豫着。汤文璟见状便问：“科长，您有什么指示吗？”

程樯吞吞吐吐：“哦，没有，就是过来看看你，看看你们。”

汤文璟不语。

程樯想了想，对汤文璟说道：“你坐。”

汤文璟坐下，有些尴尬。程樯问道：“对了，我最近听说有一种型号为S-38的电台，性能不错，你了解吗？”

“S-38？”汤文璟回答道，“那是高档设备，美国一年前刚生产出来的，收听频率广，侦收率非常高，还可外接话筒，直接通话。”

程樯点点头，“美国佬的东西，是好。那你说什么样的机构才用得上这样的电台？”

“只有国民党的高级军事和情报机关才可能会有。”汤文璟答道。

程樯想了想又问：“那要是非政府非军事机构呢，比如，红十字会，有可能配备这样的电台吗？”

汤文璟想了想，摇摇头，“红十字会的确是会给战地医疗队配备电台，但用这么先进的设备不太可能。”

听到这里程樯神色凝重起来。

汤文璟想了想，又道：“除非……”

程樯赶紧问道：“除非什么？”

“除非是美国赠送给他们的。”

程樯点点头，看着汤文璟问道：“你不想知道我为什么问这个吗？”

汤文璟低着头，并不不看向他，“如果需要我知道，您一定会告诉我，您不告诉我，说明我无权知道。”

程樯看着汤文璟这副模样，知道上次那件事她心里还没过得去，顿时有些失落。

沉默良久，汤文璟抬眼看了一眼程樯，程樯这才反应过来，“哦，其实没什么原因，就是问问……”他生硬地转移话题，“来，我听听这台老家伙。”

汤文璟让出一个位子，程樯坐上去，戴上耳机。

*

一间简陋的民房里，一个五十岁左右的女人正在往坛子里腌辣白菜。洪宝奎和他的手下突然悄无声息地出现在她身后，女人一回头吓了一跳，“闹鬼啊！悄没声儿的！”

“赵六婶，我上回打听那事，我大哥还想再亲自问您。”手下上前一步说道。

女人手里抓着腌白菜，不耐烦道：“不都说得很清楚吗？还有啥好问的？我忙着呢。”

洪宝奎走过去就想踢翻女人面前的坛子，“让你说就说啊，别磨磨叽叽的！”

手下连忙好声好气地拦住他，“别别。”他看向门外，金宇轩出现在门口，他赶紧介绍，“赵六婶，这是我大哥，姓刘，你就跟他说。”接着又跑到金宇轩身边，小声地说道，“大哥，别急，兴许不是那么回事……”

金宇轩沉着脸，走到屋里，看看四周，坐下问道：“大姐，那孩子，穿什么衣服，您还记得吗？”

“红色的，有点小碎花。”

“头发有多长？”

“挺长的，还梳俩小辫。”

“您看见孩子的时候，她啥样？”

女人一听，便扯着嗓子不耐烦说道：“啥样？你说没爹没妈的流浪孩子啥样，她就啥样。不过那丫头可疼人了，乖，一口一个大娘，所以说我舍不得赶她走，不就是牙缝里挤点出来吗？贱养着也行啊，怎么活不是活？没承想，才跟我住了半月，得天花死了。命。”女人越说越伤心，拎起衣角抹起眼泪来。

金宇轩不动声色，努力地压制自己的情绪，“那……那她脖子上，有没有挂着个小铃铛？”

女人一愣，“铃铛？没有。”

金宇轩紧张地问道：“您看清楚了？”

“应该没有。不过她刚来的两天，晚上睡在我家门外，我还真没太注意。”女人回想道。

站在一旁的手下见状忙说道：“大哥，那应该不是，我们再找。”

这时，一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跑进来嚷道：“六婶！我爹说让你赶紧还六斤棒子面！”

女人没好气，“去去！催啥啊！你家欠我五个鸡蛋还没还呢！”她顺嘴给屋里的人介绍道，“这我家邻居小孩。”

小男孩正要跑，洪宝奎一把抓住他，“别跑！”他抓起小男孩脖子上的铃铛看。

见到铃铛，女人也有些讶异，“二皮脸，你脖子上铃铛哪来的？婶没见你戴过啊。”

小男孩挣扎着道：“干啥？我拿半个窝窝头换的！”

洪宝奎厉声喝问：“跟谁换的？”

小男孩挣扎得更厉害了，嘴里不干不净道：“别抓我！我日你姥姥！”

洪宝奎一把抓住他的后脖颈子，威胁道：“说！跟谁换的？”

小男孩对女人吼道：“就你们家死了的那个小要饭啊！是她要跟我换的！”

洪宝奎看着金宇轩。

金宇轩走了过去，看着小男孩脖子上那个铃铛，背对着女人说道：“……大姐，麻烦您，带我去看看。”

“大兄弟，你得放宽心。孩子走了，也少遭这份罪不是？”女人领着金宇轩、洪宝奎和他的手下往一片荒地走去，偶尔回过头宽慰金宇轩几句。

金宇轩走在后面，一言不发。

女人来到一个浅坑处停了下来，她奇怪地左顾右盼道：“不对啊，就这啊，头七我还来烧过纸钱呢，这怎么回事。”

洪宝奎在一旁搭腔：“是不是埋得特别浅啊？”

女人点点头，“是啊，不深，没钱雇人。”突然她明白了什么，脱口而出，“天哪！难不成让野狗刨了？”

她话一出口，众人围着浅坑，都不说话了。

这时，金宇轩猛地扑到浅坑前，疯狂地用双手刨土。洪宝奎和女人忙上前去拉他，金宇轩推开他们的手，继续刨土，直到双手血迹斑斑。

“大哥！……”洪宝奎叫他，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。

女人抹着泪，想说些道歉之类的话，没说出来。

金宇轩绝望地坐在地上，手里攥着那个小铃铛，多日来积累的悲伤终于击溃了他，他号啕大哭起来。

*

“写完了。检查。”吴铮来到程樯办公桌前，手里拽着几张纸。

程樯接过他手里的纸，看了看，“嗯，还凑合吧。不过，错别字不少，比如这个，犯了‘忙动主义’错误。盲动，是盲目的盲，不是忙活的忙。”

吴铮有些不好意思，伸手要收回检查，“那我再改改。”

程樯摆摆手，“算了，算你过关，就放我这儿吧。还有个事我想交给你去办。”

“您说。”

“我看同志们出任务时经常受伤，我想在局里备些常用药，放在总务科，方便大家取用。”

“这当然好了。”

“嗯，你帮我给宋医生打个电话，说局里下午会派人去医院拿些外用药，请她帮忙选一些药品。”

吴铮一愣，“您为什么不自己打给她？我这刚刚跟她家闹别扭……”

话还没说完，程樯的脸便沉了下来，“工作任务！哪那么多为什么？”

吴铮只得无奈道，“好吧。那到时候我去取药。”

“不用，取药你就不用管了。”

“好。”

程樯来到宋红菱办公室门口，看到她正在给一个穿粗布衣的老太太看病，桌上放着一份没来得及吃的饭菜。

程樯站在门边，不想打扰，默默地看着宋红菱。只见宋红菱一身白衣，一边开处方，一边语气柔和地叮嘱老人：“这个药您一天吃三次，用温水吞服。记得一定要饭后吃，不然会伤胃。”说罢便撕下处方递给老太太。

老太太接过处方连声道谢后起身离开

宋红菱一边整理一边抬头，“下一位……”她一眼看到门口的程樯，程樯也正在看着她。

宋红菱站起来打招呼：“程局长？”

“我来拿药的。吴铮给你打过电话吧？”程樯问道。

宋红菱点点头，“打过。不过没说是你亲自来。”

程樯看了看办公桌上的饭菜，说道：“刚好我开车顺路，就来了……你先把饭吃了。”

宋红菱没有接话，示意他去药房，“走吧，我怕过了中午病人又多起来了。”

药房内，程樯拘束地站在一旁，看着宋红菱在药架上选药，然后将药放进一个篮子里。

他的目光停在了宋红菱的手上，手背上有一道愈合后的淡淡伤痕。

“手没事了吧？”程樯问道。

“没事了。”

“杨先生，他，你们还好吧？”程樯忍不住问道。

“都没事了。”宋红菱淡淡地答道。

“那就好。”

程樯在药房里转了一圈，背对着宋红菱开始感叹：“医生真是伟大，为了治病救人，不顾自己的安危，尤其是战地医生，真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抢救生命。”

宋红菱伸手去拿一盒药，眼角的余光朝程樯的方向看了看，知道程樯开始了试探。

她淡淡地说：“没你说的这么了不起，也没你想的这么危险。”

程樯盯着架子上的药问道：“你在战地救人的时候，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吗？”

宋红菱一边找药一边说：“其实还好，如果医院有危险，部队会用电台提前通知我们转移，首先保证医院和伤员的安全。”

程樯点点头，不动声色道：“哦。这红十字会真是阔气，战地医院都有电台。想当年，我们抗联一个团都不见得有电台。”

宋红菱反复对比着手中的药，顺口答道：“红十字会也都是靠各界资助，谈不上阔气。我们当时的电台也是美国给的。”

程樯继续不动声色地问：“那一定是最先进的吧。”

“嗯，医院没什么秘密，就是要求信息及时，所以给我们配备了可以外接话筒直接通话的一种新型电台，性能确实很好。”

“能外接话筒，那的确是先进设备，要是我们公安局也有一台就好了。”